



# 認識迷途歸覺路

· 袁 雲 ·

各位同胞：  
今天承蒙你們唐  
教誨師邀請本人  
來和諸位講話，  
這是我很樂意的

，因為我知道大家現在失去了自由，精神上一定是苦悶的，這時有人來和你講道，我想你們也是一定願意聽的。我也是和大家有緣，能夠來和諸位見面，因為我過去一向在軍中佈教，很少時間到各地去講演佛法，這次是來新竹佛教講習會參觀，被唐居士請來要對大家講一點佛法，我想佛學本來也很深奧的，恐怕初步聽講的人還不大聽得懂。所以我現在不講佛學的學理，更不用佛家的術語，目的是要人人都能聽得懂。換句話說可算不是講佛法，而是來和大家討論我們切身的問題。題目是「認識迷途歸覺路」。大家知道現在為什麼到這裏來的，我想大家不是「獸子」，決不願自己跑來投監入獄，讓人家看管而得不到自由。而是因為做了什麼不正常的行為，犯了國家的法律，受到法律的制裁，所以才到這裏來的，行動也失去了自由，弄得有家難歸，妻子父母不相見，想起來這是多麼的痛苦呢！我們再追問一句：一個人為什麼要做出違犯國法的事來呢？就是因為一念之差，走入迷途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

迷是覺的反面，有的人是迷事，有的人是迷理，這種迷而不覺的人太多了；不過他們是「盜國者侯」與「成則為王」的霸賊而已。然而過去的曹操王莽，現在的朱毛匪幫，還不是遺臭萬年遭萬人唾罵嗎。上面所說的迷事迷理，現在解釋一下，迷理的就是理薄，不能辨別是非曲直，自己對某種學說不能去抉擇利害，有時受了唯物主義的毒化；有時受了壞朋友的宣染，因此思想動搖，心裡迷糊，因此發表出來的言論和文字也不能正確，結果身蹈法網，失去自由。還有迷事的那簡直太多了，除去少數迷理的思想犯以外，明白事的理了，如果能夠覺知萬事皆假的話，那

就不會甘願法網，去做違條犯法的勾當；我敢大膽的說一句，真正懂得佛法真理的人，決不會再去犯法的事。因為他知道「財色名食睡是地獄五條根」。更知道「一身是苦本」，「四大無我」，「五蘊皆空」。宇宙萬物都是空花水月，虛幻不實的東西，世界上萬般都是假有的，幻現的。在這種種夢幻不實的假境上，還有什麼可以值得爭逐追求呢？既不做爭逐名利，欺世害人的事件出來，就不會違犯國法，陷身囹圄了。

大家想想，你們為了什麼所迷的？現在吃了苦頭，也應該知道害我的是誰？如果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們，除思想不正確犯罪以外，所迷的對像不出貪財愛色，好名，鬪氣，酗酒等幾種行為而犯法的。為了什麼要做這些事，而去犯法，總說一句，就是為了一個「我」字而引起了上面各種犯法的行為。你們唐教誨師曾經在人生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「我是一個壞東西」。現在的一班人，只知道罵人家是壞東西，而不知道我自己是個壞東西。仔細思想起來，人之所以「作好犯科」爭奪地，損國亡家，身敗名裂的，是為了誰人所害？還不是為了一個「我」字。所謂「寡人好色，寡人好貨」。因為只有我，不知有人，想出種種的壞心眼兒來做壞事，目的是為了貪圖個己享受，如何「損人益我」，「抑人揚我」，「飢人飽我」，處處都在為我打算。為了要達到飽暖我的家庭，就想破壞別人的家庭；只要我的生活快樂，也不顧別人的痛苦，這種「為富不仁」的人也不知道「一家飽暖千家怨」的古訓呵！為了要增高自己的名位，就出種種的手段去排擠他人，破壞他人，殺害他人，甚至「一將成名萬骨枯」也是毫不動心的。為了貪戀女色，滿足私慾，就做出種種不道德無廉恥的行為來，破壞人家的貞操，甚至強姦弱女，幹出喪風敗俗的事來。有的因為家境不裕，看見出喪享受快樂的事，大吃大喝，洋房汽車，看酒錢紙醉金迷的引誘之下，也想搶快一時，因此去做一挺而走險的工作，幹起搶劫偷盜的事來；其目的還不是為了一個「我」嗎！究竟我在什麼地方呢？因為大家都迷了，所以顛倒是非，以假為真，

不知這個四大假合的身軀是假的，還拼命日以繼夜的在那裏為這個假我身軀操心煩苦造出種種罪惡來。古人說：「自以心為形役」一點兒也沒有說錯。你們大家想想看，現在遭受誰人的害？還不是吃的這個壞東西我的苦。再問大家一句：現在你們吃官事不自由，感受痛苦的又是誰？我想大家一定會說是我的身體，如果這樣回答的話，我說你還是迷而不覺。假使這個肉體能夠知道不自由感痛苦的話，那末人死了身體還在呀！你去斬他幾刀，看他死人知道不知道痛苦？要曉得不自由受痛苦的並不是為你身體。是做身體奴役的心呵！

大家要知道這個四大假合的臭皮囊，是無常無我的，不但假合的身軀如此，就是心為形役的「心」，也是無常無我的。我們這個身軀是四種東西把牠和合起來的。就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的這個肉身。地就是皮肉筋骨之類，凡是堅硬固體的都是屬於地大。水大，是液體，凡是液體的都是屬於水大。痰氣瀰漫是火大，呼吸動轉是風大，用這四大種造作起來成一個我。凡是造作性的東西，都是無常的，這個我身軀在世界上至多給你活到一百年，還是千萬人中難找出一個來。何況一人生七十古來稀呢！因為四大假合，所以說它是無常無我。譬如一座房屋是許多木料磚瓦一切材料湊合起來，成一所房子。如果離開木料磚瓦一切木料，還有一座實在的房子嗎？再說一個軍一個師是由很多兵而成的，如果兵離開了還有什麼軍和師的存在嗎？離開了樹就沒有林，離開了絲就不成綢，那末離開了眼耳鼻舌手足等等還有一個實在的我嗎？佛家所謂「四大皆空」的原理就在這裡。一旦四大分散，試問我在什麼地方？縱然現在沒有分散以前，也不過是個假合而已。所以你爭我奪，人人為私，個個為己，都是因為這一個我。如果人早知道這一個假我是苦空無常，虛幻不實的；決不會迷妄顛倒，鬧得一塌糊塗。迷事迷理的幹出非法的事來。現受國法制裁，死墮三途惡道。

因為大家過去不知道迷妄顛倒，認假為真，才會走進迷途，都是吃了這一個壞東西的虧還不知道現在已經認識了迷途，不能再為它！我所害了。回過頭來尋一條光明大道快跑。不要再走進

### 善宿比丘的返俗

#### 中觀

二千五百餘年前的印度，有一小國家，叫做毘舍離。城中有不少的居民，對隸車子善宿的出家事，似乎都很關心，紛紛在議論：

「善宿出家了，跟一位頂頂大名的佛陀出家了，真是值得讚歎的事！」  
 「他是一位有名氣的學者，我們毘舍離國城中的官民，提到他的名字，誰不敬仰？不過，像這樣受人尊敬的學者，又年青，又上進，將來的造就，可真不小，為什麼要去出家呢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？好多人都是這樣的想。聽說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名學者，立身處世，好有本領，傳說還有什麼精微獨到的神祕學術，只是去世太早了，沒有能夠留傳下來，善宿爲了這事，很感到懊惱和遺憾哩！」

「那末，他現在出家了，他的師傅——佛陀，據說是有大慈悲和大智慧的人，而且能知過去與未來的事，真是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他可以請他的師傅顯一點神通，把他父親未傳的祕術告訴他，不就行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也許他的出家，就是爲了這件事哩？聽講，當他初次見到佛陀，對佛陀的功德，稱讚不絕，尤其敬慕佛陀的神通，所以才發心出家的。」  
 「這樣說來，他是爲學神通而

出家了，如果學會了神通，那時他父親的祕術，在他的神通追求下，不就可以知道嗎？」

「當然，有了神通，什麼過去未來，都能知道，這點還成什麼問題呢？不過，聽說佛陀並不贊成專學神通的出家人，主要的還在淨修三業——身、口、意，去惡從善，契悟真理，從有漏的生死中，獲證無漏的解脫，才是真正出家的目的；因爲學得神通，並不能了生死，證解脫，甚且有神通，反而障了了解脫大道，像佛陀的堂弟提婆達多，因神通而造罪，結果墮落在地獄，又如一般有神通的外道，佛陀不但不稱讚他們，且譴責他們爲痴人，因爲雖有神通，生死未了，還同凡人，有什麼可貴呢？」

「如此論來，那末，善宿出家的志願，是不合佛陀之道了，如果不知道覺悟和改正，來日會不會有失意的後悔呢？」  
 「這很難講，不過我們總希望不致有如此的事情發生。」

「對的，我們更希望他覺悟，爲道而出家，爲真理而出家，爲生死而出家，爲衆生而出家，從佛陀那裡學得廣大的慈悲，高深的智慧，爲黑暗的人間，作光明的導師！」

#### 二

沉寂很久的冥寧國首都——阿菴夷城，得到佛陀要來講學的消息，又激起了開忙的浪潮，城中的官民，爲要歡迎渴別很久的佛陀及一千二百五十位常隨弟子，都帶着興奮和緊張的情緒，在籌備和等待。

佛陀自從在毘舍離國講學後，即領着一般常隨弟子和新出家的善宿，遊歷四方，經過了長時間的奔走，到過了許多的國家，才轉向久別的阿菴夷城而來，到達城外，接受了無數的官民歡呼與敬禮，然後即到距城數里的廣大叢林中暫住，林中有不少建築不甚精緻的房舍，其中也有一座大講堂，這些，都爲城中敬仰佛陀的官民所建，供養佛陀說法，及弟子們的安住與修行的。有一天，佛陀從城中乞食歸來，爲弟子們說法，聽講的弟子們，在講畢後，有些回到靜室自修，有些在林中經行，也有些團聚在一塊草地上，坐着互相研究佛陀的教誨，其中有位比丘，從研究的問題中，轉到善宿的身上，於是大家討論起來。

「奇怪得很！近來善宿沒有往時用功了，聽法也沒有精神，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？」  
 「對啦！我也覺得他有點異樣，從前他對這有紀律和有和樂的教團生活，感到很有興趣，現在像變了，有點像討厭，真不知是什麼原因？」

「也許他的身體上有什麼不適，才有這種失常的態度吧？」  
 「不見得，他的身體很健康，從來沒有聽到他說過有病。不過前幾天，我曾聽到有人在自言自語，說什麼祕術未知神通未得，不知道是不是他？」

「想起了：他出家原是爲他父親的祕術失傳，想從我們世尊這裡獲知，或者修得神通，大概世尊沒有對他講到這些，所以他感到失望吧？」  
 「說對了，最近我也聽他對人講，世尊不是能知過去未來的事嗎？爲什麼我出家數年了，都沒有教

(上接前面十五頁)  
 險惡深坑裡去。如果一快一慢，那就不堪回首了。古人說：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！」現在趕快捨棄迷途，登上覺岸。雲谷禪師對袁了凡先生說：「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，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」。陶淵明先生更說得好，「識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猶可追。大家能够改過自新，勉力爲善，認識了迷途和覺悟的方向，不爲聲色貨利所迷，不爲假我所困，大家都還年青，罪滿自由了以後，走上光明且途，覺悟了以後，不爲三途自由快樂，死了以後，也不受三途的惡報。帶來了幾本佛教雜誌，大家次再來和大家見面談談佛法。  
 佛曆二五二一五年講于新竹少年監獄

### 自動樂助善提樹功德芳名

- 草屯碧山岩、臺中靈山寺、阮降愈、應金玉堂等四位各貳百元。
  - 張月珠、白開亭二位各壹百十元。
  - 證蓮老和尚、鄭夢醒、張佩環、李濟道等四位各壹百元。
  - 中國佛教會、鍾賀政、呂來因、老久和染廠、嘉義佛支會、彭寬謀、葉國樑、蘇景山、張子封、胡光璫、蔣葛妙信、賀一生等十二位各伍拾元。
  - 黃水油七十元。
  - 心然法師、佛教會館、慈航院、林炳榮等四位各四十元。
  - 無名氏卅五元(慧峯法師寄來)。
  - 湯志國、邵育芳、準英等三位各二十元。
  - 陳繼良、招鏡、寶育仁等三十元。
- 以上共計貳仟參百七十五元正  
 特此鳴謝！